# 紅樓夢/第04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

## 第四十四回　變生不測鳳姐潑醋　喜出望外平兒理妝

話說眾人看演《荊釵記》，寶玉和姐妹一處坐著。林黛玉因看到《男祭》這一出上，便和寶釵說道：“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，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，必定跑到江邊子上來作什麼！俗語說，‘睹物思人’，天下的水總歸一源，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，也就盡情了。”寶釵不答。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兒。

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，定要叫鳳姐痛樂一日。本來自己懶待坐席，只在里間屋里榻上歪著和薛姨媽看戲，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，隨意吃著說話兒，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并那應差聽差的婦人等，命他們在窗外廊檐下也只管坐著隨意吃喝，不必拘禮。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著，外面幾席是他姊妹們坐。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：“讓鳳丫頭坐在上面，你們好生替我待東，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。”尤氏答應了，又笑回說道：“他坐不慣首席，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，酒也不肯吃。”賈母聽了，笑道：“你不會，等我親自讓他去。”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：“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，我吃了好幾鐘了。”賈母笑著，命尤氏：“快拉他出去，按在椅子上，你們都輪流敬他。他再不吃，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。”尤氏聽說，忙笑著又拉他出來坐下，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，笑道：“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，太太和我。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，親自斟杯酒，乖乖兒的在我手里喝一口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你要安心孝敬我，跪下我就喝。”尤氏笑道：“說的你不知是誰！我告訴你說，好容易今兒這一遭，過了後兒，知道還得象今兒這樣不得了？趁著盡力灌喪兩鐘罷。”鳳姐兒見推不過，只得喝了兩鐘。接著眾姊妹也來，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。賴大媽媽見賈母尚這等高興，也少不得來湊趣兒，領著些嬤嬤們也來敬酒。鳳姐兒也難推脫，只得喝了兩口。鴛鴦等也來敬，鳳姐兒真不能了，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們，饒了我罷，我明兒再喝罷。”鴛鴦笑道：“真個的，我們是沒臉的了？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，太太還賞個臉兒呢。往常倒有些体面，今兒當著這些人，倒拿起主子的款兒來了。我原不該來。不喝，我們就走。”

說著真個回去了。鳳姐兒忙赶上拉住，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喝就是了。”說著拿過酒來，滿滿的斟了一杯喝乾。鴛鴦方笑了散去，然後又入席。

鳳姐兒自覺酒沉了，心里突突的似往上撞，要往家去歇歇，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，便和尤氏說：“預備賞錢，我要洗洗臉去。”尤氏點頭。鳳姐兒瞅人不防，便出了席，往房門後檐下走來。平兒留心，也忙跟了來，鳳姐兒便扶著他。才至穿廊下，只見他房里的一個小丫頭正在那里站著，見他兩個來了，回身就跑。鳳姐兒便疑心忙叫。那丫頭先只裝聽不見，無奈後面連平兒也叫，只得回來。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，忙和平兒進了穿堂，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，把槅扇關了，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，命那丫頭子跪了，喝命平兒：“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，拿繩子鞭子，把那眼睛里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！”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，哭著只管碰頭求饒。鳳姐兒問道：“我又不是鬼，你見了我，不說規規矩矩站住，怎麼倒往前跑？”小丫頭子哭道：“我原沒看見奶奶來。我又記挂著房里無人，所以跑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房里既沒人，誰叫你來的？你便沒看見我，我和平兒在後頭扯著脖子叫了你十來聲，越叫越跑。離的又不遠，你聾了不成？你還和我強嘴！”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，打的那小丫頭一栽，這邊臉上又一下，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。平兒忙勸：“奶奶仔細手疼。”鳳姐便說：“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麼。他再不說，把嘴撕爛了他的！”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，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，方哭道：“二爺在家里，打發我來這里瞧著奶奶的，若見奶奶散了，先叫我送信兒去的。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了。”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，“叫你瞧著我作什麼？難道怕我家去不成？必有別的原故，快告訴我，我從此以後疼你。你若不細說，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。”說著，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，向那丫頭嘴上亂戳，唬的那丫頭一行躲，一行哭求道：“我告訴奶奶，可別說我說的。”平兒一旁勸，一面催他，叫他快說。丫頭便說道：“二爺也是才來房里的，睡了一會醒了，打發人來瞧瞧奶奶，說才坐席，還得好一會才來呢。二爺就開了箱子，拿了兩塊銀子，還有兩根簪子，兩匹緞子，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，叫他進來。他收了東西就往咱們屋里來了。二爺叫我來瞧著奶奶，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鳳姐聽了，已氣的渾身發軟，忙立起來一徑來家。剛至院門，只見又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，一見了鳳姐，也縮頭就跑。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。那丫頭本來伶俐，見躲不過了，越性跑了出來，笑道：“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，可巧奶奶來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告訴我什麼？”那小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如此，將方才的話也說了一遍。鳳姐啐道：“你早作什麼了？這會子我看見你了，你來推乾淨兒！”說著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，便攝手攝腳的走至窗前。往里聽時，只聽里頭說笑。那婦人笑道：“多

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。”賈璉道：“他死了，再娶一個也是這樣，又怎麼樣呢？”那婦人道：“他死了，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，只怕還好些。”賈璉道：“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。平兒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說。我命里怎麼就該犯了‘夜叉星’。”

鳳姐聽了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又聽他倆都贊平兒，便疑平兒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憤怨語了，那酒越發涌了上來，也并不忖奪，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，一腳踢開門進去，也不容分說，抓著鮑二家的撕打一頓。又怕賈璉走出去，便堵著門站著罵道：“好淫婦！你偷主子漢子，還要治死主子老婆！平兒過來！你們淫婦忘八一條藤兒，多嫌著我，外面兒你哄我！”說著又把平兒打幾下，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，只氣得乾哭，罵道：“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，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！”說著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。賈璉也因吃多了酒，進來高興，未曾作的机密，一見鳳姐來了，已沒了主意，又見平兒也鬧起來，把酒也氣上來了。鳳姐兒打鮑二家的，他已又氣又愧，只不好說的，今見平兒也打，便上來踢罵道：“好娼婦！你也動手打人！”平兒氣怯，忙住了手，哭道：“你們背地里說話，為什麼拉我呢？”鳳姐見平兒怕賈璉，越發氣了，又赶上來打著平兒，偏叫打鮑二家的。平兒急了，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。外面眾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。這里鳳姐見平兒尋死去，便一頭撞在賈璉怀里，叫道：“你們一條藤兒害我，被我聽見了，倒都唬起我來。你也勒死我！”賈璉氣的牆上拔出劍來，說道：“不用尋死，我也急了，一齊殺了，我償了命，大家乾淨。”正鬧的不開交，只見尤氏等一群人來了，說：“這是怎麼說，才好好的，就鬧起來。”賈璉見了人，越發“倚酒三分醉”，逞起威風來，故意要殺鳳姐兒。鳳姐兒見人來了，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，丟下眾人，便哭著往賈母那邊跑。

此時戲已散出，鳳姐跑到賈母跟前，爬在賈母怀里，只說：“老祖宗救我！璉二爺要殺我呢！”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。鳳姐兒哭道：“我才家去換衣裳，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，我只當是有客來了，唬得我不敢進去。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，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商議，說我利害，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，把平兒扶了正。我原氣了，又不敢和他吵，原打了平兒兩下，問他為什麼要害我。他臊了，就要殺我。”賈母等聽了，都信以為真，說：“這還了得！快拿了那下流种子來！”一語未完，只見賈璉拿著劍赶來，後面許多人跟著。賈璉明仗著賈母素習疼他們，連母親嬸母也無礙，故逞強鬧了來。邢夫人、王夫人見了，氣的忙攔住罵道：“這下流种子！你越發反了，老太太在這里呢！”賈璉乜斜著眼，道：“都是老太太慣的他，他才這樣，連我也罵起來了！”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，只管喝他“快出去！”那賈璉撒嬌撒痴，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。賈母氣的說道：“我知道你也不把我們放在眼睛里，叫人把他老子叫來！”賈

璉聽見這話，方趔趄著腳兒出去了，賭氣也不往家去，便往外書房來。

這里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兒。賈母笑道：“什麼要緊的事！小孩子們年輕，饞嘴貓兒似的，那里保得住不這麼著。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。都是我的不是，他多吃了兩口酒，又吃起醋來。”說的眾人都笑了。賈母又道：“你放心，等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。你今兒別要過去臊著他。”因又罵：“平兒那蹄子，素日我倒看他好，怎麼暗地里這麼坏。”尤氏等笑道：“平兒沒有不是，是鳳丫頭拿著人家出氣。兩口子不好對打，都拿著平兒煞性子。平兒委曲的什麼似的呢，老太太還罵人家。”賈母道：“原來這樣，我說那孩子倒不象那狐媚魘道的。既這麼著，可怜見的，白受他們的氣。”因叫琥珀來：“你出去告訴平兒，就說我的話：我知道他受了委曲，明兒我叫鳳姐兒替他賠不是。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，不許他胡鬧。”

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。平兒哭的哽咽難抬。寶釵勸道：“你是個明白人，素日鳳丫頭何等待你，今兒不過他多吃一口酒。他可不拿你出氣，難道倒拿別人出氣不成？別人又笑話他吃醉了。你只管這會子委曲，素日你的好處，豈不都是假的了？”正說著，只見琥珀走來，說了賈母的話。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，方才漸漸的好了，也不往前頭來。寶釵等歇息了一回，方來看賈母鳳姐。

寶玉便讓平兒到怡紅院中來。襲人忙接著，笑道：“我先原要讓你的，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，我就不好讓的了。”平兒也陪笑說”多謝”。因又說道：“好好兒的從那里說起，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二奶奶素日待你好，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。”平兒道：“二奶奶倒沒說的，只是那淫婦治的我，他又偏拿我湊趣，況還有我們那糊涂爺倒打我。”說著便又委曲，禁不住落淚。寶玉忙勸道：“好姐姐，別傷心，我替他兩個賠不是罷。”平兒笑道：“與你什麼相干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們弟兄姊妹都一樣。他們得罪了人，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。”又道：“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，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，何不換了下來，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。把頭也另梳一梳，洗洗臉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，燒熨斗來。平兒素習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們接交，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，又是鳳姐兒的心腹，故不肯和他廝近，因不能盡心，也常為恨事。平兒今見他這般，心中也暗暗的拈掇：果然話不虛傳，色色想的周到。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，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來與他換，便赶忙的脫下自己的衣服，忙去洗了臉。寶玉一旁笑勸道：“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，不然倒象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。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，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。”平兒聽了有理，便去找粉，只不見粉。寶玉忙走至妝台前，將一個宣窯瓷盒揭開，里

面盛著一排十根玉簪花棒，拈了一根遞與平兒。又笑向他道：“這不是鉛粉，這是紫茉莉花种，研碎了兌上香料制的。”平兒倒在掌上看時，果見輕白紅香，四樣俱美，攤在面上也容易勻淨，且能潤澤肌膚，不似別的粉青重澀滯。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的，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，里面盛著一盒，如玫瑰膏子一樣。寶玉笑道：“那市賣的胭脂都不乾淨，顏色也薄。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，淘澄淨了渣滓，配了花露蒸疊成的。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里，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，手心里就夠打頰腮了。平兒依言妝飾，果見鮮艷异常，且又甜香滿頰。寶玉又將盆內的一枝并蒂秋蕙用竹剪刀撷了下來，與他簪在鬢上。忽見李紈打發丫頭來喚他，方忙忙的去了。

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，——且平兒又是個极聰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兒，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——深為恨怨。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，故一日不樂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，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，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。因歪在床上，心內怡然自得。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，并不知作養脂粉。又思平兒并無父母兄弟姊妹，獨自一人，供應賈璉夫婦二人。賈璉之俗，鳳姐之威，他竟能周全妥貼，今兒還遭荼毒，想來此人薄命，比黛玉猶甚。想到此間，便又傷感起來，不覺灑然淚下。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，盡力落了幾點痛淚。复起身，又見方才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，便拿熨斗熨了疊好，見他的手帕子忘去，上面猶有淚漬，又拿至臉盆中洗了晾上。又喜又悲，悶了一回，也往稻香村來，說一回閒話，掌燈後方散。

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，鳳姐兒只跟著賈母。賈璉晚間歸房，冷清清的，又不好去叫，只得胡亂睡了一夜。次日醒了，想昨日之事，大沒意思，後悔不來。邢夫人記挂著昨日賈璉醉了，忙一早過來，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。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。賈母問他：“怎麼了？”賈璉忙陪笑說：“昨兒原是吃了酒，驚了老太太的駕了，今兒來領罪。”賈母啐道：“下流東西，灌了黃湯，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，倒打起老婆來了！鳳丫頭成日家說嘴，霸王似的一個人，昨兒唬得可怜。要不是我，你要傷了他的命，這會子怎麼樣？”賈璉一肚子的委屈，不敢分辯，只認不是。賈母又道：“那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？你還不足！成日家偷雞摸狗，髒的臭的，都拉了你屋里去。為這起淫婦打老婆，又打屋里的人，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，活打了嘴了。若你眼睛里有我，你起來，我饒了你，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，拉了他家去，我就喜歡了。要不然，你只管出去，我也不敢受你的跪。”賈璉聽如此說，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，也不盛妝，哭的眼睛腫著，也不施脂粉，黃黃臉兒，比往常更覺可怜可愛。想著：“不如賠了不是，彼此也好了，又討老太太的喜歡了。”想畢，便笑道：“老太太的話，我不敢不依，只是越發縱了他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胡說！我知道他最有禮的，再不會沖撞

人。他日後得罪了你，我自然也作主，叫你降伏就是了。”

賈璉聽說，爬起來，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，笑道：“原來是我的不是，二奶奶饒過我罷。”滿屋里的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“鳳丫頭，不許惱了，再惱我就惱了。”說著，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，命鳳姐兒和賈璉兩個安慰平兒。賈璉見了平兒，越發顧不得了，所謂”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”，聽賈母一說，便赶上來說道：“姑娘昨日受了屈了，都是我的不是。奶奶得罪了你，也是因我而起。我賠了不是不算外，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。”說著，也作了一個揖，引的賈母笑了，鳳姐兒也笑了。賈母又命鳳姐兒來安慰他。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，說：“奶奶的千秋，我惹了奶奶生氣，是我該死。”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，不念素日之情，浮躁起來，為聽了旁人的話，無故給平兒沒臉。今反見他如此，又是慚愧，又是心酸，忙一把拉起來，落下淚來。平兒道：“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，也沒彈我一指甲。就是昨兒打我，我也不怨奶奶，都是那淫婦治的，怨不得奶奶生氣。”說著，也滴下淚來了。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，”有一個再提此事，即刻來回我，我不管是誰，拿拐棍子給他一頓。”

三個人從新給賈母，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。老嬤嬤答應了，送他三人回去。至房中，鳳姐兒見無人，方說道：“我怎麼象個閻王，又象夜叉？那淫婦咒我死，你也幫著咒我。千日不好，也有一日好。可怜我熬的連個淫婦也不如了，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？”說著，又哭了。賈璉道：“你還不足？你細想想，昨兒誰的不是多？今兒當著人還是我跪了一跪，又賠不是，你也爭足了光了。這會子還叨叨，難道還叫我替你跪下才罷？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。”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，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。賈璉也笑道：“又好了！真真我也沒法了。”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：“鮑二媳婦吊死了。”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。鳳姐忙收了怯色，反喝道：“死了罷了，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！”一時，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：“鮑二媳婦吊死了，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這倒好了，我正想要打官司呢！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我才和眾人勸了他們，又威嚇了一陣，又許了他幾個錢，也就依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我沒一個錢！有錢也不給，只管叫他告去。也不許勸他，也不用震嚇他，只管讓他告去。告不成倒問他個‘以屍訛詐’！”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，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，心下明白，便出來等著。賈璉道：“我出去瞧瞧，看是怎麼樣。”鳳姐兒道：“不許給他錢。”賈璉一徑出來，和林之孝來商議，著人去作好作歹，許了二百兩發送才罷。賈璉生恐有變，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，將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幾名來，幫著辦喪事。那些人見了如此，縱要复辨亦不敢辨，只得忍氣吞聲罷了。

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帳上，分別添補開銷過去。又梯己給鮑二些銀兩，安慰他說：“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。”鮑二又有体面，又有銀子，有何不依，便仍然奉承賈璉，不在話下。

里面鳳姐心中雖不安，面上只管佯不理論，因房中無人，便拉平兒笑道：“我昨兒灌喪了酒了，你別憤怨，打了那里，讓我瞧瞧。”平兒道：“也沒打重。”只聽得說，奶奶姑娘都進來了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